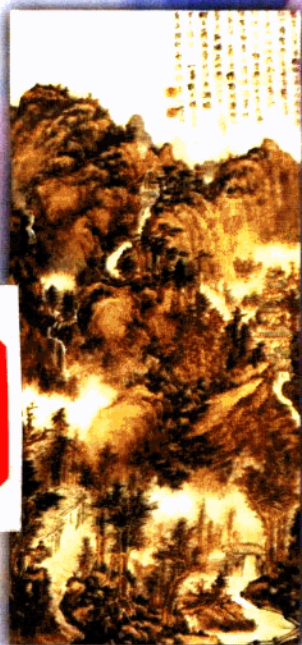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

王克俭 主编

72

李绿园小说选

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95

本丛书编委会

主 编:王克俭

副 主 编:邓光明

编写人员: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
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
张惠 张金方 邓光明 王克俭

策 划: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目 录

李绿园小传.....	(1)
《歧路灯》(节选)	(2)
《歧路灯》赏析	(107)

李绿园小传

作者李海观，字孔堂，号绿园，河南汝州宝丰县人。生于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），卒于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。祖父是个秀才，因逃荒，移家宝丰县宋家寨。父亲李甲，是个普通知识分子。绿园30岁中举，却一直考不取进士。50岁以后曾宦游约20年，足迹半中国。66岁时曾任贵州印江县知县，68岁任满回乡，以教书度日。直到84岁，死于宝丰。绿园约42岁时开始创作《歧路灯》，后来“舟车海内”，时有辍笔，到71岁时才完成108回，前后历时30年。除《歧路灯》外，尚有《绿园文集》、《绿园诗抄》四卷，《拾摭录》12卷，《家训谏言》一卷等著述。

歧路灯（节选）

第一回 延师教子

先祖培植根底深，一朝覆败如倾盆。
聪明子弟应自慎，择友莫交浮薄人。

这首小诗，有感而作，说的是一个极有根底人家，祖、父都是老成典型，家教严密齐备，偏是生了一个极聪明子弟，不能遵守父训，结交一干匪类，误入歧途，弄的家败人亡。后来多亏本族人指引，也亏他良心未泯，改志换骨，才回到正路。这事可与子弟们引以为鉴。

你道这事出于何时何处？原来出于明代河南开封府内。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，有个姓谭的人家，祖上原是江南丹徒人。宣德年间有个进士，叫谭永言，在河南灵宝县做官，后来寄籍开封祥符。至谭诵一代，生子名唤谭忠弼，表字孝移。忠弼以上四世，皆书香相继，名列乡宦。这谭孝移，十八岁入学，二十一岁为廪生，三十一岁选拔贡生。为人端方正直，忠厚和平。相处的几个朋友，一个名叫娄昭，字潜斋；一个名叫孔述经，字耘轩；一个名叫程希明，字嵩淑；一个名叫张维城，字类村，都是祥符优等秀才，是些极正经有学问的朋友。

这谭孝移，继室是王秀才女儿。这王氏到了四十岁上，才生得一子，乳名叫端福儿，夫妇甚是珍爱。七岁上，父亲口授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已大半成诵。谭孝移从丹徒祖籍修定家谱回来之后，即着手延师教子。一日，吩咐家人王中，将几位朋友请到舍下。不多一时，几位客人已到，至碧草轩上，宾主叙礼坐下。酒至半酣，孝移一事上心，满斟一杯酒儿，放在娄潜斋面前，说道：“我将有一事恳请，预先奉敬一杯。”潜斋道：“有何吩咐，乞明赐教。”孝移道：“今日说明，显得弟有不恭，待改日到府上面禀。”孔耘轩道：“你我皆至交，明言何妨？”孝移道：“但求潜老后日在家少等，我并恳请耘轩兄同往。”潜斋道：“须是弟之所能方可，万勿强以所难。”孝移道：“不是难事，只怕潜老不肯。”程嵩淑酒兴正浓，高声大笑道：“众秀才休要客套，多吃谭兄几杯酒罢。谭兄总不会叫娄兄上天摸雷。”孝移亦笑道：“正是的。”又叫斟酒，说了许多闲话，真是酒逢知己，千杯不多。直到日沉西隅，大家起席，宾主相拱而别。

过了两日，正是前日所订之期。孝移吩咐王中，叫车夫宋禄套上车，直至文昌巷孔宅，下车，进入大门。孙耘轩整衣出来相迎，到书房叙礼毕，孝移道：“前日相订，蒙兄承光，如今要上潜斋家去，并邀同往。乞登车同去，如何？”耘轩道：“到底是什么事求他？你可先叫我知道才是。”孝移道：“我的意思，为小儿作想，已七八岁了，早就该上学，因内子一向溺爱，耽搁了一年。我想娄潜斋为人，端方正直，学问渊博，尽足做幼学楷模，小儿拜这个师父，不说读书，只学他为人，便是一生根脚。前日我所以不便启齿者，没有在我家请先生之理。今日邀大兄同往，替我从旁说服潜斋为好。”耘轩道：

“怪道，我说你前日半吞不吐，原来如此郑重。如今将茶吃完，即便同往。”

二人茶毕，出门登车。马儿放慢脚步，二人在车上闲话。耘轩点头道：“长兄这件事，令人敬服。”孝移道：“为子延师，人家之常，何言敬服？”耘轩道：“如今宦家财主，儿子到七八岁上，也知请个先生，半通不通的，专一奉承主公，信惯学生。最要紧的是，叫儿子从小学个榜样，立个根底。潜斋正配，长兄此举，端的不错。”孝移道：“我尝闻前辈说，做小儿的启蒙老师，先要博雅，博雅之人，必无浅俗轻佻。”耘轩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说话间，已到了娄潜斋门口。门前有个书房，正房三间，墙角有一单门。耘轩道：“我们且到他书房里。”只见书房里高声朗诵，一家童道：“客来！”二人已进入书房门内，那读书学生，下位相迎，望上一揖，让二位坐下。耘轩便问那学生道：“还认得我们么？”学生道：“去年，二位老伯在这里，我爹已对小侄说过，小侄时常记得。”孝移道：“今年几岁了？”学生道：“九岁。”孝移见他品貌端正，言语清晰，不觉十分称赞。耘轩道：“尊翁先生在家么？”那学生道：“刚才李公祠请去写匾，临行时说，今日有客到，即去告诉。”言未毕，家童奉茶，学生亲自献与二位。孝移喜之不尽。只见那学生叫家童去李公祠告诉客到，孝移道：“不必。我们即到李公祠去瞧尊先生去，并看看写的匾。”吃完茶起身，学生出门相送，并叫家童引路。一路上，二人喜的了不得，不住说：“有其父必有其子。”

转过大门，离北门不远，径向李公祠来，只见李公祠翻修一新，庙祝出门相迎。娄潜斋不料二人至此，亦喜不自胜。

引二人看了李公祠，又看了刚才写好的一面大匾，字迹古劲朴老，墨犹未干，二人赞叹一番。三人吃完茶，向庙祝作别而归，径至娄宅门前，只见那学生已在门前恭候。

娄潜斋将客让至北院客房，一揖而坐。潜斋道：“昨日席上说的话，究竟何事？弟自揣一无所长，有何效力之处？”孔耘轩道：“开门见山为好，谭兄之意，为世兄读书之事，烦潜老费心照管哩。”潜斋道：“如何照管之处，乞望明说。”孝移道：“小儿交春就八岁了，尚未上学，想请长兄在舍下设帐。前日若骤然说明，显得弟请师之意不恭。今日特到府上亲请，倘蒙不弃，弟亦幸甚。”潜斋道：“此事却难从命，见爱之意弟也不肯自外。但家兄比弟长二十岁，今年整六十了，相依已惯，我若到府上去，家兄必不肯的。”耘轩道：“兄弟友爱之情，十分难得。但同在一城之内，一朝半夕不见，亦无大妨碍，潜老不必过执。”潜斋道：“家兄的性情，去年我有事外出，五天不见，家兄就几夜睡不着”。这谭孝移平日景仰娄潜斋为人端方，及见了娄家那学生，安祥恭敬，就动了请他父子同往的念头，只是一时不便说出。少顷，只见家童摆上饭来。潜斋吩咐家童道：“请两位相公陪客。”家童道：“大相公往乡里料理佃户房子去了，二相公就来。”须臾那学生到了，在桌角坐。潜斋道：“你们吃饭不曾？”学生道：“我娘与我嫂子已安排吃完。”娄潜斋道：“家兄只好料理庄农，如今老了，也闲不住，还料理园子种菜吃。舍侄质性不敏，家兄只教他乡里看庄稼。愚父子都是家里吃闲饭的人。”耘轩道：“士庶之家，皆耕读相兼，岂可偏废。”又说些闲话，饭已吃完，都在厅前吃茶。孝移是心上有事的人，暗想道：“娄兄如此人品，如此家风，就是称家相就亦可；他如坚决不去，我便送学生

到此，供给读书。”又担心妻子溺爱，又想自己也离不开这儿子，最好请他令兄出来，劝他令兄放潜斋出门，就最好不过了。

迟了一会，只见出来一个老者，是个庄农朴实模样，童面银须，向客人行了礼，坐下。知道二客来意，便道：“二位请他教学，这事不行。我老了，他是我亲手抚养的兄弟，我离不得他。况我家衣食颇能自给，也不肯出门谋生。”又问：“二位高姓？”孔耘轩道：“弟姓孔，在文昌巷内住。这位请令弟的，姓谭，在萧墙街住。”只见那老者把脸一仰，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兄是灵宝老爷的后人么？”因谭孝移先祖做过河南灵宝知县，颇有政声，当地都称灵宝公，因此潜斋家兄如此说话。孝移道得一声“是”。又问：“当年府学秀才，人品极好，耳后有一片朱砂记者，是谭哥什么人？”孝移道：“是先父。”那老者扫地一揖道：“恩人！恩人！我不说，谭哥也不知道。我当初在萧墙街开一个小调料铺子，府上常买我的东西，我那时正年轻哩。一日往府上借家伙请客，那老伯正在客厅里，让我坐下，那老人家便婉婉转转的劝了我一场话。我虽年轻，却不是很蠢的人。后来遵着那老人的话，遂收拾了那生意。乡里有顷把薄地，勤勤俭俭，今日孩子们都有饭吃，供给舍弟读书，如今也算得读书人家。亏是当日老伯那几句话，我一日才有今日。”孔耘轩接口道：“当日大兄领谭老伯的教，今日他家请令弟教书，大兄却怎的不教去了？”老者道：“舍弟先只说有人请他教学，并不曾言及二位姓名。我也只为这侄子小，恐怕人家子弟引诱坏了，不如只教他父子在家里。若是谭哥这样正经人家，我如何不教去哩。”谭孝移道：“弟之相请，原是连令侄都请去的。”老者道：“一发更好，我是一

个极有主意，极爽快的人，只要明春择吉上学。我虽与兄弟亲，难道正经事不叫他干，终日守着我不成？”一阵快语，大家高兴。谭孝移便叫王中拿过帖子来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谨具束金四十两，节礼八两，奉申聘敬。”下边写着“谭孝移拜请”字样，放在桌面，低下头去便拜。潜斋那里肯受，连忙还了礼。又拜谢了潜斋令兄，并谢了孔耘轩。少坐一会，拜别起身，潜斋兄弟将谭、孔二人送出大门。正是：欲为娇儿成立计，费尽延师择友心。

不觉过了腊月，又值新正。谭孝移择了正月初十入学，王氏一定叫过了灯节，改成十八日入学。孝移备下酒席，请孔耘轩陪席。孝移早饭后，仍叫宋禄套车，自己坐在车上，王中拿帖，去请娄潜斋父子。不多一时请到，命端福儿叩了拜师之礼，取学名叫绍闻。娄潜斋之子名娄朴，亦随来就学。这类朴、谭绍闻，二人一见如故，一日所读之书，比平时三日还多。

原来祥符宋门外有个吹台，始于师旷，后来汉代梁孝王重修，唐朝诗人李白、杜甫、高适曾游咏其上，所以名扬天下。台上供祀的是夏禹，因都顺口叫做禹王台。每年三月三日有个大会，饭馆酒棚，何止数百。城里乡间，王孙公子，农父野老，都来赶会。就是妇女，也有几百车儿，真是热闹非常。王氏向谭孝移说道：“这吹台三月三大会，叫孩子跑跑去。读了两个月书了，走散走散，再读书如何？”孝移道：“小孩子赶会，有什么好处，不去罢。”王氏道：“这个说不好，那个说不好，如何会有那么多人？我当初在家做闺女时，我爹爹性儿最是严谨，到这三月三，也还叫我娘引我去赶会哩。”谭孝移不觉笑道：“妇女上会，也不算他外公什么好家法，你

不说也罢。”王氏道：“偏你家是有家法人家！我见那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大老爷们，这一天也去赶会哩。”孝移笑道：“大人们去，或者是有别的事，遣官行香。”王氏道：“行香？为什么初一日不去，偏偏的趁这日热闹才去？依我说，到那日你跟先生也去游游，两个孩子跟着你两个，叫宋禄套上车同去，有啥事哩！书也不是这般死读的。你不信，你跟先生商量。”谭孝移道：“我在会上，从来没见过有一个正经读书的人，也没有正经有家教的子弟去赶会。不过是些游手赌徒、屠户、酒鬼，并一班不肖子弟，在会上胡轰。所以不想叫孩子们去。”王氏道：“你不赶会，你怎么见了这光景？”孝移道：“是我幼年，曾走了一遭。”王氏道：“你赶会是幼年，端福儿如今七八十岁么？你跟先生商量，先生说不去便罢。你不信我说，姜先生一定是去的，人家比不得你，芝麻大一个胆儿，动不动说什么坏了家教。”孝移道：“少时我到园中与先生计议。”

到了午后，孝移走到园中，见了姜潜斋，同到碧草轩上说些闲话，因想起王氏之言，便道：“明日三月三，我们引两个学生，向吹台上走走罢？”这潜斋品行甚是端方，性情却不迂腐，便说道：“只要天气好，就去走走。”孝移不料潜斋肯去，因想起王氏“先生一定肯去”之言，不觉笑起来。潜斋见孝移光景，便道：“孝老何故发笑？”孝移见两个学生在旁，遂同到厢房，方大笑道：“今日潜老乃不出贱荆所料。”潜斋问其缘故，孝移便把王氏之言，笑述一遍。潜斋也大笑道：“非是我不出嫂夫人所料，是你所见太拘。若说两个学生跟着我们，到会上望望，有何不可？自古云：教子之法，莫教离父；教女之法，莫叫离母。若一定把学生圈在屋里，每月讲

正心诚意的话头，那资性鲁钝的，将来弄成个泥塑木雕；那资性聪明些的，将来出了书屋，丢了书本，把平日所学丢在东洋大海。我想，这教幼学之法，慢不得、急不得、松不得、紧不得，一言以蔽之曰难而已。”孝移道：“兄有所不知，我眼见的、耳听的、亲阅历的，有许多火焰生光的富贵人家，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，所以我心里只是一个‘怕’字。”潜斋道：“人为子孙远虑，怕的不错。但这兴败之故，上关祖宗之培植，下关子孙之福泽，实有非人力所能为者，不过只尽当下所当为者而已。”孝移道：“达观！达观！”又说些闲话，孝移回去。到了家中，王氏道：“来日的话，与先生商量不曾？”孝移笑道：“先生说去哩。”王氏道：“如何？你再休要把一个孩子，只想锁在箱子里，有一点缝丝儿，还要用纸条糊一糊。”

到了次日，王氏早把端福儿换了新衣，又把小娄相公请到家中，将端福儿的新衣替他换上一件。宋禄小厮们，早把车赶到胡同口等候。娄潜斋、谭孝移引着两个小学生一同上车，出南门往东，向繁塔来。早望见黑鸦鸦的，周围有七八里大一片人，好不热闹。但见：

演戏的，彩台高筑，锣鼓响动处，文官秉笏、武将舞剑。扮故事的，仙女挥尘，恶鬼荷戈。酒帘儿飞去半天，药幌儿插在平地。饭铺前山珍海错，茶馆内瑶草琪花。走软索的、卖马解的、弄百戏的、说评书的，各显身手。绫罗绸缎、骡马牛驴、饴糖软饼、铜簪锡钮，各色珍奇异物，样样尽有。浮华浪子、靓妆佳人、白发老者、稚嫩童子，老的、少的、村的、俏的，挨挨挤挤，积气成雾，哈声如雷，真可称气象万千。

宋禄将车赶在会边，孝移、潜斋一同下得车来，四外略

看一看。只见一个人从北边来到跟前，作揖道：“姐夫今日高兴。”孝移一看，却是内弟王春宇。孝移道：“老弟今日来赶会哩？”春宇道：“那有功夫赶会。只因有一宗生意，约定在会上见话。”孝移道：“老弟一定发财。”春宇道：“托天的福。”又问：“此位是谁？”孝移道：“这位是端福儿先生，北门上娄兄。”春宇道：“失认，少敬！”潜斋道：“不敢。”春宇道：“外甥来了不曾？”孝移道：“适才上台去了。”春宇道：“人多，怕挤着。”孝移道：“有人引着。”说罢，王春宇别去。少顷，手提一篮子东西走来，无非是饴糖、粽子、油果之类。笑嘻嘻道：“外甥回来了？”端福儿向前作揖。王春宇即邀姐夫与先生到家里作客，吃午饭。孝移道：“人多不便取扰。”春宇道：“外甥打舅门前过，不吃一顿饭去，越显的是舅穷。他姪子知道我今日请不上客，叫我也难见贱荆。”孝移笑道：“只得奉扰。”便叫宋禄套车，一同往春宇家来。

不多一时，车儿进宋门，坐到曲米巷中王家，叙礼坐下，整上席来，器皿精洁，珍错俱备。只听得后边女人声音道：“你也到前边，与你谭姑夫作个揖儿。”只见一个学生，到客厅前来。春宇道：“先向娄师爷为礼，再向你姑夫作揖。”娄潜斋看那学生时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抹朱，眉目间一派聪明之气。因夸道：“好个聪明学生哩。”孝移因向潜斋道：“内侄名叫王隆吉，自幼儿就好，先岳常抱着说是将来接手。”潜斋与孝移见这样好子弟，都有成人之美的意思。王春宇是个做买卖的精细人，看见二位光景，便叹道：“可惜姐夫太远，若住得近时，隆吉儿倒可以跟着读书。”孝移道：“再商量罢。”

客人走后，春宇的女人曹氏一再嘀咕说：“他姑夫家是大财主，咱孩子跟着上学，白吃他一年饭，他也没啥说。”春宇

笑道：“谭姐夫不是我，单听你的调遣。”曹氏道：“你肯听我的话些，管情早已好了。明儿我去跟姑娘商量，他姑是最明白的人。他姑依了，内轴子转了，不怕外轮儿不动。”次日，曹氏备上一份水礼，坐了二人轿，让隆吉跟着，径上谭宅来。见了姑娘，果然一说即妥。这样，娄朴、谭绍闻、王隆吉，三个学生，天天在一起读书。

第三回 病榻嘱儿

话说谭孝移病倒在床，先后请来两个医生诊治，一用大热，一用大泻，孝移如何经得起如此虎狼之药？不觉日渐沉重。王氏急将起来，又请巫婆念咒跳神，总不见一点效应。那一日，孝移在床上睡着，脸儿向外。猛然睁开眼时，见端福儿在小炉边，守着一个洋茶壶伺候着，等父亲醒了好润咽喉。孝移端相了一会，眼睁睁不久成了寡妇之子，其母又恁般溺爱，将来不知如何结果。忍不住叫了一声：“儿呀！”只叫了一声，腮边珠泪横流，这第二句话，就说不上来了。定省一会，问道：“你娘哩？”端福答道：“我娘一夜没睡，往东楼下歇息，叫我在这里守着爹爹。”孝移道：“劳苦了，休惊动他，你去叫王中来。”端福儿叫来王中。

王中站在门外，不敢进卧房来。孝移道：“我病已至此，你进来伺候不妨。”王中进去，孝移叫王中：“垫起枕头，扶我坐一坐儿。”孝移靠住枕头坐了，王中退立门边。孝移不觉又是满脸流泪，叫端福儿道：“我的儿呀，你今年十三岁了，你爹爹这病，多是八分不能好的。想着嘱咐你几句话，怕你太小，记不清许多。我只拣要紧的话，说与你罢。你要记着：

用心读书，亲近正人。只此八个字。”端福儿道：“知道。”孝移强忍着哭说道：“你与我念一遍。”端福儿道：“用心读书，亲近正人。”孝移道：“你与我写出来我看。”端福儿果然寻了一个红单帖，把八个字写在上面，递与父亲。孝移把红帖放在被面上，手扯住端福儿手，再也忍不住，遂呜呜咽咽大痛，说道：“儿呀，你只守住这八个字，纵不能光宗耀祖，也不至覆家败门；纵不能兴家立业，也不至弃田荡产。我死后，你休要埋我。你年纪小，每年到灵前烧纸，与我念一遍。你久后长大成人，埋了我，每年上坟时，在我坟头上念一遍。你记着不曾？”这端福儿也痛的答应下来，伏在床沿上，呜呜的哭起来。

孝移看王中时，王中早低头流泪，已把胸前衣服湿了一大片。孝移因叫王中道：“你过来。”王中走向床前，孝移接道：“你伺候我这一辈子，一星诡儿也没有。家中也着实得你的力。我死后，想把大相公托付与你，照应他长大成人。你久后不愿在宅内住时——端福儿，你听着：久后城南菜园地二十亩，南街鞋铺两间门面，一进院子，连那鞋铺三十两本钱，都与了王中。”王中哭声嘶嘶，说道：“爷呀，不用说这话。小的死也不肯出去！”孝移道：“你却不知我虑事深远。如今口说无凭，也难与你立个字迹，你只与大相公磕个头，久后便是作准的。”王中哭道：“大爷养病要紧，这些伤心话儿少说，恐怕越添上心中不受用哩。”

话犹未完，王氏在东楼睡醒，到了堂楼下。只见三人都是满脸流泪。王中退出房门以外，一发泪如泉涌。王氏因说丈夫道：“你再休要这样，越劳心病越不好。谁家不害个病，越放宽心，那病自然好的快。你要闷时，叫王中请姜先生、孔

亲家来，说几句知心话儿，你心里宽绰些。”这话正说着孝移心思，即叫王中套车去请。

方套车时，孔耘轩已备礼盒，到了门首。正好潜斋步行而来，小厮提着一盒儿雪糕。二人进的病房，先问：“这两日何如，可觉好些么？”孝移满眼噙泪，点着头，喘着说道：“我这病，多分是难望好了。我别无牵挂，只是一个小儿，是潜老的徒弟，耘老的女婿，你我一向至交，千万替我照料。我不能起来与二公磕头，我心里已磕下去了。”二人齐道：“养病要紧，闲话提它做甚？”二人说着，不觉泪已盈眶，孝移又叫端福儿近前说道：“我今日把你交与二位老伯……”

语音未绝，只叫得一声疼，只见浑身乱颤，把被子都抖的乱动起来。王氏慌了，急进去按住抚摩。娄、孔二人，只得躲出来，站在外间无计可施。王氏哭道：“他二老伯，千万休走，与俺娘们仗个胆儿，就住下也无妨。”娄、孔二人道：“岂有走了之理。”少顷，只见孝移满面汗流如洗，略定片刻，也就不能言语了，间作呻吟之声而已。王氏坐在床沿，涕泪交流；端福儿一头抵住屋樑子，哭个不已；王中前后院乱跑，忙于料理后事。挨至日夕，呻吟之声渐稀。到了半夜，一个方正醇笃的学者，竟一命呜呼。正是：

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惟有正人偏感人。

却说谭孝移一灵归天。王氏伏在床上，哭个天昏地暗，端福儿就地打滚，号咷不止；王中妻赵大儿傍着主母哭泣；宋禄、蔡湘、邓祥在马房里哭；两个仆妇在厨下哭。阎楷在账房里哭；德喜儿，邓庆儿在院里哭；王中在外间望着尸床哭；娄、孔二人在客厅屏后，泪如贯珠。这一阵哭，惊动了左右邻舍，都起来探听，个个都道：“好人，好人，好正经读书人哩！”

这谭家整整哭了半夜，天已明了。这娄、孔二人，把王中叫在前厅，商议料理后事。如何买棺，如何看殓，如何守灵，如何躲殃，如何做斋、封柩、涂殡，不作一一细表。娄、孔料理丧事，一切依礼而行，办完各自回家。

却说谭孝移封了柩，端福儿当大丧之后，因循循循，也就不上学去；侯冠玉游游荡荡，也不往碧草轩来。有一日先生到，学生没来；有一日学生到，先生不在。彼此支吾躲闪，见面很少，何况读书。

挨了半年，到了次年，又是王春宇作合，这侯冠玉仍做了谭宅教师。因年节赌博疲困，只在碧草轩醉翁椅上，整整睡了三天。这王中虽甚着急，怎奈无计可生。欲待再约几个学生，傍着少家主读书，又怕小户人家子弟，品性不好，一发引诱坏了小主人。欲待再邀王隆吉上学，这隆吉已打扮成小客商行款，弄成市井派头。况王春宇又赖他记账，省了十二两劳金请账房先生，所以也不肯叫隆吉来上学。这端福儿，本是聪明人，离了书本，没有安生的道理。王氏又信惯他，渐渐在家生着法子玩耍。

忽一日，只听得后门外有女人声音说话，端福儿一看，只见一个三十四五岁的妇人，引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儿进来，王氏接着。那妇人自言姓薛，向王氏磕下头去。王氏看着闺女道：“这是你的女儿么？”薛氏哈哈笑道：“说起来，你老人家笑话。我是县衙门前一个官媒婆，人家都叫我薛窝窝。闲时与人家说宗媒儿，讨几个喜钱，好过这穷日子哩。这妮子他爹，只是死缠，叫我把这丫头领出来，寻个正经投向。”因向赵大儿说道：“好嫂子，你把这女娃引到厨房下坐坐，我与奶奶好说句话。”赵大儿见这闺女生的好模样儿，便扯着向厨下